



新书速递

《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书名:《那些科学家们彻夜忧虑的问题》
作者:[美]约翰·布罗克曼
编者:新清、王娟、新心蝶译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互联网大崩溃之后,我们要怎样生活?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更多的机器人?癌症是否与基因有关……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在本书中找到答案。这本书将带你认识那些语言、互联网、技术方面“最伟大的头脑”,看他

们在思考什么样的问题,从而开启你的脑力激荡。

《漫威宇宙》

书名:《漫威宇宙》
作者:[美]肖恩·豪斯
苏健译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漫威公司通过漫画打造出一个规模宏大的超级宇宙。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美国队长、奇异博士等数千位超级英雄在这个宇宙中真切地“活着”,并成为众多粉丝的某种心灵寄托。探究这家IP帝国的经验和教训,无疑能给大家多期望涉足娱乐模式的企业提供重要的指导意义。

聂采寿新作《绵阳科技馆》出版 讲述“两弹一星”那些事



出版社出版,并将在国内新华书店发行。

绵阳科技馆是我市整合中国科技城核心科技优势资源,历时近6年倾力打造的、国内唯一的“两弹一星”红色主题科技馆。

《绵阳科技馆》一书以中国科技城为背景,以绵阳科技馆的建设由来、建设历程、一般展项和亮点展项的介绍为主线,以“中国科技城建设成就回顾与愿景展望”和“部分重要科技、文化等相关单位(场馆、景区、学校等)的介绍为补充,系统地介绍了“两弹一星”知识体系与“两弹一星”精神,形象直观地再现了中国科技城,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科技报国”、“科教兴国”等思想的科技、科普性读物。

聂采寿系原市文物局副局长,曾从事文化艺术和文化行政管理工作长达43年。从担任绵阳科技馆“两弹一星”陈列布展办公室综合部部长开始,到2013年12月绵阳科技馆建设工程项目圆满收官,全程参与了绵阳科技馆项目的建设。他怀揣着对中国(绵阳)科技城的挚爱,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绵阳)科技城和绵阳科技馆,2014年退休后,他开始全力编著《绵阳科技馆》一书。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作品,他悉心研读了绵阳科技馆建设过程中大量史料,通过翻阅书籍和网络搜寻,多方查找了海量的科技馆展项有关信息资料,并先后自费前往中国科技馆、上海科技馆、四川科技馆等全国各地多家知名科技馆和国际科技博览会实地考察,搜集、记录、

交流、研读了大量素材。创作过程中,灵感一来,聂采寿常常忘记了睡觉和吃饭,有时甚至连续六天都不出家门,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历经三年多辛苦笔耕,今年3月,长达20万字的《绵阳科技馆》文稿终于完成。记者了解到,目前,该书共印制10000册,主要向国内科技馆系统和科普团体、科技企业、新华书店、市内大中小学和党政机关、科技企业、星级酒店、茶楼、车站、景区、旅行社等免费赠阅或订购出售。

科普

《绵阳科技馆》 聂采寿 著 清华同方光盘电子出版社



本报讯(记者 彭雪 实习生 雷雪婧文/图)近日,聂采寿编著的《绵阳科技馆》一书,由清华同方光盘电子

重温老舍作品魅力

读老舍先生的《我这一辈子》仿若走近老舍,虽然散文中描述了他的家境、幼年时光和人生的一些艰难困苦,却能从中感受他的幽默与睿智。

《我这一辈子》选取了老舍先生的一些经典散文和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多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平凡的场景,挖掘对人民生存、命运的思考。这些文章或描写城市平民的生活轨迹,或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趣事,或描摹各地的风土人情,其作品充满生活情趣,其文笔细致入微,极具渲染之笔触,更贯穿着老舍先生一贯的幽默风格,让人从轻松诙谐之中体味人生哲理。

老舍作品中的句子,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对当下迷茫、追求成长的人,老舍的话如醍醐灌顶,让人清醒。他告诫:“越不肯努力便越自怜”、“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懒,能使脾气大”。对于爱情,老舍更是一针

见血,道出其中本质。“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

为什么老舍到现在还拥有如此多的拥趸呢?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他在作品中刻画的那些人物现在读起来依然鲜活,那些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他们平凡地散落在每个角落,他们的喜怒哀乐,依然是最有温度的烟火。

老舍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他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北京胡同里的膀爷、小商贩、巡警、妓女、拳师、剃头匠、小公务员,很多人看不起或不屑于写的人物形象,在老舍先生的笔下,马上活灵活现起来。老舍先生仿佛天生有一双慧眼,一颗感知万事万物的心,他对每个人物的着装、性格、心理以及身份特色把握地非常准确,仿佛那些人物就是他



散文

《我这一辈子》 老舍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没有作家写北京像他那么好。

老舍一生,经受了复杂的生存环境,应对过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坎坷与磨难,但是,只要是知情者,都不难发现,他待人处世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母亲如出一辙。他毕生乐于救助穷苦人,他为人处世宽容大气,同时又要强自尊,守秩序爱清洁,严格自律。

巴金说:“老舍先生永远活在他的作品当中,活在一代代读者心中,活在人民中间。”读完此书,终会了解一个“人民艺术家”的一生。(吴波)

科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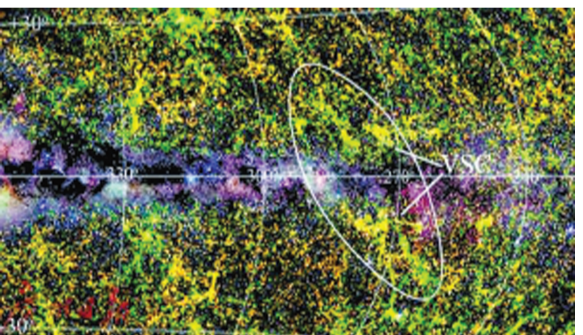
狼是“天生的赌徒”?



来自奥地利里斯特布伦的狼科学中心的科学家最近发现,当涉及到“赌注”时,狗的反应类似于人类,比较保守;而狼则属于“冒险者”的范畴。研究者通过让狼和狗来选择桌上装着石头或肉的面碗,来观察它们的选择习惯。经过测试发现,有80%的狼群选择了冒险的

选项,而只有58%的狗会选择跟狼一样的冒险选择。研究人员表示,人类在几百万年前便已驯服犬类,当它们从狩猎为食变为以垃圾、腐肉为食之后,便可能进化出了一种更加谨慎的天性;而大自然中的狼依然狩猎,所以它们始终保持一种危险又冒险的生活方式。

银河系深处的巨大星系被发现



不久前,据《皇家天文学会》月刊报道,天文学家发现有一个超过3.8亿光年的巨大星系“Vela”,隐藏在银河系的深处。尽管“Vela”的体积很大,并且和银河系相对接近,但却常常被忽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被我们自己的星系所遮蔽。之前的发现显示,一个未知的超星系团可能潜伏在银河系附近,来自

南非开普敦大学的天文学家们探索到了这片被银河系的部分星星一分为二的天空,发现许多星星似乎聚集在一起。银河系和数十个其他星系一直有移动现象,来自于已知超群集的重力,可以部分地解释该运动,但不能解释全部,而“Vela”的发现,正好有助于解决这个长久以来的天文奥秘。

新型大脑植入芯片可替代医疗设备

“人类大脑工程”又称“人脑项目”,这一项目计划用十年时间,利用计算机制造“活”的人脑模型。在2016年年初,首个可溶解性植入式大脑传感器“横空出世”,在业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的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

新型的大脑植入芯片,替代了大体积的医疗设备,可以记录、传输大脑温度、压力等生理指标。这种电子设备能够在准确读取大脑数据后自行溶解于脑脊液,极大地规避了电子设备免疫排斥、手术感染等问题。(均据广州日报)

记不住自己的长相是怎样一种痛?

症状

每天要对着镜子辨认自己十来分钟

正常来讲,人类对面部有着超强感知力。集体照、毕业照这种东西之所以有很大的存在必要,是因为我们的面部感知力,可以帮助我们——哪怕是多年之后,依然认出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但我们的身边不乏这种人:他们的面孔识别力出现了问题。他们的视力和智力都正常,对人脸的辨识能力却很弱,我们通常会称这种毛病为“脸盲”,也有人管这种毛病叫“脸失明”,它还有比较专业的名称,叫“面孔识别障碍”。

患有“脸盲症”是怎样的体验?在知乎的一个相关帖子里,你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回答:“一遇到发型一样,身材差不多,脸型一样的人,在我看来完全就是双胞胎。”“记不住自己的长相,每天要对着镜子用十分钟来认识自己。”

听上去似乎很好笑,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会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比如说患有这种毛病的美国影星布拉德·皮特,就曾经在采访中坦承自己患有脸盲症,这使得他无法记住别人的长相。

“许多人因此而讨厌我,认为我不尊重他们。”皮特表示,这种病已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尤其是他不得不参加一些公众活动的时候,“所以我很多时候索性待在家里”。

脸盲症患者眼中的人脸究竟是怎样的?中山大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杨帆表示,面孔失认症患者看到的人脸和正常人基本一样,但他们不能将这些东西组成一个整体来加速识别。”

据权威统计,“脸盲症”病人人数占世界总人口的2.5%,每50个人里面就会有二个患者。这种病在1944年首次被发现。二战时期,一名36岁的德国中尉头部中弹,医生成功地将弹片从他的后头部取出。但是在痊愈之后,这位中尉发现自己不会辨识人脸了。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对镜子中的自己也感到陌生。

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人脑部从未受损,但也有面孔识别障碍。这种障碍还具有一定的家族遗传性,所以很有可能存在基因方面的影响。

这是一个注重颜值,而且时时需要刷脸的年代。但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对面孔识别有严重的障碍。有人管这种毛病叫“脸盲症”,轻者分不清陌生人的面孔,重者可能连自己的亲人甚至镜子中的自己都“相见不相识”。

有些人是因为大脑受损患上脸盲症,但科学家的研究正在表明,事实上哪怕是正常人群中,也有2.5%的人有面孔识别障碍,换句话说,每50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人患有这种病症。这种奇怪的毛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有没有得治呢?



差异

婴儿时期脸部辨识能力高

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面对外国人的脸,无法辨识张三和李四的情况会更加突出。不过放这不属于脸盲症,而是一种“异族效应”。

实验证实,其实人类在小时候,不仅能辨识不同的人脸,连辨识不同的猴脸都可以做到。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Olivier·Pascalis和同事Davi·J.Kelly曾经找来一些6到10个月大的婴儿,先对这些婴儿展示一张面孔,一段时间后再加入另一张面孔。研究人员不光用了人类的面孔,还把猴子的面孔加入到实验中。结果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无论是成人组只能识别人脸,无法识别猴脸。

Kelly又将美国白人、中国人和非洲人的面孔测试了一个中国婴儿。结果这个中国婴儿在3个月时,能很好地识别这三个不同人种的面孔;6个月大时只能识别中国人和美国白人的面孔;9个月大时只能识别中国人的面孔,不能识别美国白人和非洲人的面孔。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在6-9个月时,人类的知觉认知发生窄化,丧失了辨识异族面孔的能力。当然这也符合进化的需要,准确地分辨出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同族面孔有利于族群内的社会交往和种族生存,所以大脑就选择性地调整成只能识别同族人的面孔了。

干预

寻找大脑“代偿性功能”的窗口 识别面孔的能力在10到20岁时急速上升,20岁后缓慢,30到34岁便达到顶峰。研究者由此认为,掌管我们面部识别的脑区可能需要一个延展期,且识别面孔的能力和其他认知能力有不同的发展趋势。所以脸盲症患者若能进行针对训练,或许会有助于提高认脸能力。

而补偿性干预,则是训练患者使用一些补偿性的策略技巧来代替面孔识别的机能。比如通过记忆对方的体型、轮廓、发型、肤色、习惯动作、面部特征来进行辨识。有一些人会在长期的“脸盲”过程中,培育出对声音的极度敏感性。朋友换个发型或者穿衣风格,对于他们而言就“形同路人”,但只要朋友张口说几句话,脸盲症患者就可以根据声音进行准确判断。(金叶)

脸盲症究竟有没有得治?清华大学心理系博士生王菲说,目前尚未找到行之有效的矫治办法。现有两类干预办法:补偿性干预和矫治性干预。

矫治性干预即通过大量的视觉认知训练,如面孔记忆训练,使患者重新发展出正常的面孔加工机制。好消息是,最近哈佛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做过一个关于认脸的研究,找来44000名年龄在10岁到70岁的志愿者参加测试,让他们在20秒的时间里记住目标脸。实验结果证明,人们

有时候,大脑在早期发育如果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也有可能产生脸盲症。在婴儿的最初6个月里,大脑会根据环境来确定哪些功能是必要的。假如环境中出现较多的是人脸,那么孩子就会形成对人脸的敏感。如果环境中是猴子脸居多,那么孩子就会善于区分猴子脸,而不能区分人脸。还有些婴儿出生时患有白内障,视物不清,即便在长大之后视力完全恢复正常,可由于错过了形成人脸识别能力的窗口期,也不能正常识别人脸了。